

四季

初雪

◇李泱(宁夏银川)

早上睁眼从朋友圈获悉了下雪的讯息,起身拉开窗帘,窗外远处是一片纯白的雪色,光芒夺目,空中依然随风簌簌落着密集的雪,它们专心致志又坚定果敢地向下俯冲,覆盖着地面每处景致。今年的初雪终究来了。

我目睹过真正的大雪,如今想来,用“纯粹”二字方能描述出其极致。站在生着炉火的老屋,望向窗棂外,一种特有的白,把各种棱角、凹凸都抹平了,看不出高低起伏,却有着细腻如丝的肌理和光泽,像早晨刚出锅的嫩嫩的豆腐。悄然无声被突然推门涌进的风雪打破,像多年后每次在人群摘下降噪耳机后的回归感,似乎在这道门的背向,在耳机的隔离之外,自己经历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。

雪花不是如今的雪粒,而是小学《自然》课本上漂亮动人的多

边形晶体,捧在手心定睛细看能看出它精密的图案结构。踩着雪走出庭院,不小心碰到高处的枯叶和树枝上的积雪,那些雪花在斑驳的阳光里,像金色的灰尘般缓缓飘下。

梁实秋说,绚烂之极归于平淡,但那平不是平庸的平,那淡不是淡而无味的淡,那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。雪就是这样一种造物,它为万物裹上一层保护色,寒冷使其不能速朽,冰水形态的转换使其更趋坚韧,不似春华秋实绚烂璀璨,带着万物皆平等的夙愿普降众生,在凋零寂寥的大地上覆盖所有的明艳,也在向众生袒露人生原本的底色。

古人赏雪比起今人有更多意趣。“万山载雪,明月薄之,月不能光,雪皆皤白。坐久清冽,苍头送酒至,余勉强举大觥敌寒,酒气冉

冉”。绍兴少雪,每逢落雪张岱总是欣喜若狂,既爱初雪中的山水,也爱观察人们对初雪的反应。远山淡景,飞鸟踏雪泥,孤舟湖心荡,路人或在观景,或在对诗,或孑然一人发呆小憩。在他的记叙中,随着自己视野的变化,透露出自己的赏雪心境,一静一动,一近一远,文字如山水画般在面前铺陈洒开。

朋友说今冬初雪怎么也要仪式感一下,我说雪天路不好走,他说没事坐高铁也可以。艰难打车后抵达烤肉店,要了度数不高的啤酒,在炭火中感受着雪天那丝近乎原始的暖意。高处的玻璃窗外明灭闪烁,雪停了,静谧显得更沉重。我们聊了很多,微醺时恍惚,似乎相同情境的重现,关于冬天,关于雪,生命是一连串孤立的片刻,靠着回忆和幻想,许多意义浮现了,然后消失,消失之后又浮现。

随笔

人生有素风

◇陈晓辉(河南洛阳)

朋友新装修的家,几乎“雪洞”一般,浅色木地板,一色大白墙,只挂了一幅淡淡的黑白水墨画。疏疏几盆绿植,除了必要的家具家电,几乎没有别的陈设,深得我心。

我笑问朋友这是谁的设计,朋友说:“没有特意请人设计。我自己要求施工队做的。不知道怎么回事,越来越喜欢简单了。家里没多余的东西,我感觉才舒服。”听了朋友的话,忽然想起两句诗:“天命无怨色,人生有素风。”

这是诗人王维写给朋友送别诗里的两句,其实也是借诗抒情说自己。王维少年得志,才二十出头,就一举考中解元、进士,当上了太乐丞,有了正式编制。跟李白杜甫孟浩然等人相比,简直顺得不能再顺了。但是才情诗意,又怎能抵得过命运的坎坷多变呢?才没几个月,他就因为工作失误被贬。后来世事动荡,又经历无数变故,他从此不再热心功名富贵,却在山水和诗画琴韵中,获得了内心的淡然与宁静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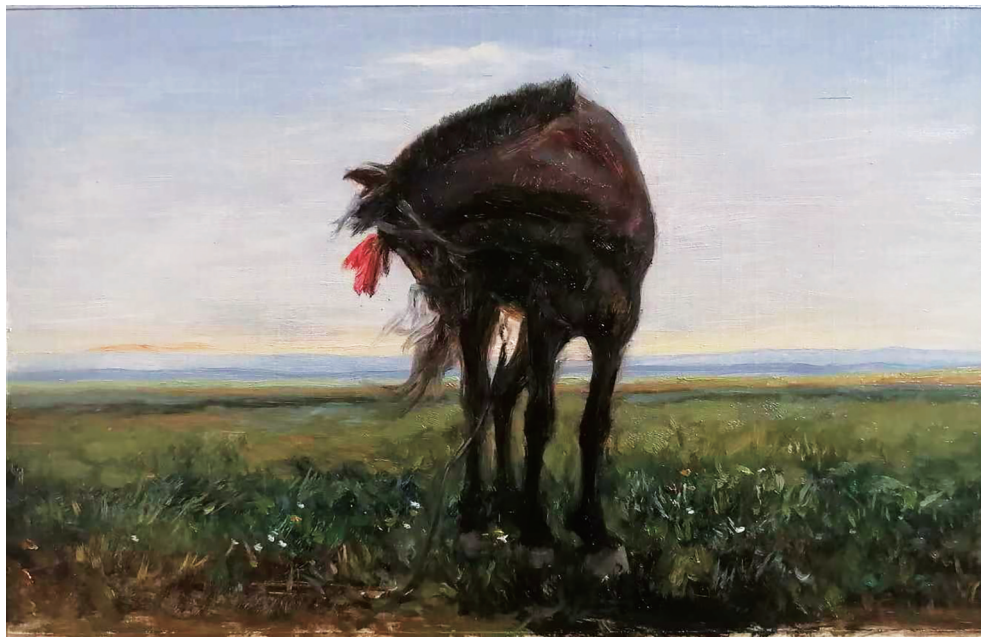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普通人,自然无法与大诗人相提并论。在芜杂的生活中,总有各种各样的事情,让我们奔波忙碌、患得患失,抱怨、焦虑、郁闷如影随形,“素风”,好像一种奢侈品。

总要经过一些事后,才会对很多事看得开。衣服越买越少了,饭局能推就推了,放下各种负累,生活看似简单起来,精神却一点点富足。

朋友年轻时,也曾“肥马轻裘”,左右逢源。曾经一晚上吃饭跑三个地方,他说:“我就是喜欢俗尘啊,生活无限可能,每一样都想试试都想要。”那时他就连装修房子,也是想把各种可能性都堆砌在家里。其实我也理解,年轻时,谁不是贪心地想拥有更多?五彩斑斓,每一样都想要。

现在他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拥有,反而“觉得舒服”。曾经的浮华喧嚣,如过眼烟云。“人生有素风”,只有本真纯粹的生活,才是心灵的最佳居处。

一棵乌柏红了,两排法桐黄了,一位环卫工人慢慢打扫着街道,卖红薯的大娘守着一炉红薯招呼顾客。绿灯亮了,汽车、电动车、行人匆匆驶过,走过街头……生活种种,如此平凡又如此深情,我开始学着接受一切,“天命无怨色”,以此迎接“人生有素风”。



《原野》张尚宝

微生活

父亲独居

◇熊燕(湖南益阳)

父母亲住的房子水管坏了,因为种种原因,维修了几次都不是很理想,最后我不得不请人将水管全部换了。

半个月后,父亲又给我打来电话,说洗菜池的管子出不了热水。

母亲在世的时候,家里的事父亲从来没有操心过。母亲一走,父亲的生活就乱了套。水费、电费、燃气费不知哪里交,家电坏了不知找谁修,空调、电视机、洗衣机的操作时常出错。看着父亲手忙脚乱,我让父亲和我

同住,父亲却执意不肯。

父亲虽不和我同住,但会经常来看我。像母亲在世的时候一样,每次都是大包小包,土鸡蛋是必备,时令水果是必备,蜂蜜是必备。这些都是父亲特意提前去乡下买的。小龙虾和大闸蟹上市的时候,父亲送得更勤了,只因为我喜欢吃。

父亲每次都是上午过来,吃过午饭就回去,晚饭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留下来吃的,总说回家后,随便吃点就行。

父亲和母亲一样,认为儿女

大了,有了自己的小家庭,幸福便几乎全系在小家庭上。女婿虽是半个儿,但到底隔层肚皮隔层山,他们担心久住我家会让女婿不乐意,从而影响我的幸福。

母亲走后,父亲给我的电话就多了,或是电视机不出图像了,或是洗衣机不知怎么脱水,或是空调出了故障。无论大事小事,父亲都会给我打电话,而我每次都会耐心地在电话中一步步帮父亲解决这些生活琐事。

我知道,父亲已越来越依赖我。